

百姓点题·记者调查

寻访定海街头巷尾“小修小补”坚守者

听听他们的故事和心声

□记者 朱蔚 文/摄

当住在新城的居民感慨着“修鞋无门”“配钥无路”时，我们不禁将目光投向历史底蕴深厚的定海老城：这座海岛历史文化之城，而今是否还留存着这些城市“微血管”？它们藏身何处？又是谁在坚守着这份日渐落寞的行当？

近日，记者深入定海老城的街头小巷，寻找这些修补匠的踪迹，记录他们的生存状态与时代心声。



在定海兰园小区，为居民提供的衣物缝补服务，很受欢迎

记者手记

藏身老社区 城市缝隙中的微光 依然放光

以上三位不同身份的从业者勾勒了一幅小修小补坚守者的画像，他们或在他人店铺“寄身”，或一店多能，手艺精湛，薄利收费，成为城市便利生活的“孤独守艺人”。

记者通过走访了解到，在定海老城，尚在经营的“小修小补”不在少数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大多数的现存点都依附于老小区周边，或传统菜市场周边及内部。例如西园新村入口、紫竹新村的小区内商业街、南珍菜场的旁边、昌东菜场外围小巷等，这与新城区此类服务几近绝迹形成鲜明对比。

在舟山绿城物业定海服务区域的小区内，从6月起，陆续开设了“缝补角”，摆放上一台电动缝纫机和针头线脑，方便居民缝补衣物，受到居民欢迎。

另外还有一些则“藏身”在犄角旮旯：小巷拐角没有招牌的小店、小区废弃传达室、大树下的简易房子、甚至自家一楼窗户开个洞……都没有显眼招牌，若非熟人指点或特意寻找，极易错过。

寻找这些修补点，对不熟悉本地的外来者或年轻一代来说，如同城市寻宝。然而，对于社区里的老年人而言，周边这些修补摊点却是他们熟捻的生活地图。

“他们（年轻人）哪晓得。”一位埋头干活的修补师傅说道，“东西坏了，都是直接买新的咯。”这种代际间的认知差异与消费习惯的改变，或许正是这些承载着传统手艺的便民摊位日渐式微的重要原因。



画像一 家庭主妇巧手缝补 水站里开辟增收天地

在黄家碛路一处不起眼的桶装水站内，张女士的缝纫机紧挨着玻璃门摆放。如果不是玻璃门上贴着的“修补服装”字样，过往行人或许难以察觉，这堆满蓝色水桶的店面里，还“寄居”着缝纫服务。

年过四十的张女士来自河南，已在舟山生活二十余载。这位外表看起来不过三十多岁的母亲，养着正读高中和初中的孩子。丈夫的水站店面仅十几平方米，月租就需千余元。她将缝纫机和锁边机搬进了水站。当丈夫外出送水时，她便利用守店的空档，接一些邻里街坊衣物的小修小补，挣些零钱贴补家用。

她的服务内容多样：剪裤脚、换袖口、更换松紧带、衬衣领子翻面等。刚开始还做过衣服“大改小”以及做新衣服的活，相比十块钱的剪裤脚，价钱多出好几倍，她坦言这类工作耗时费神，需要加倍的耐心。权衡之下，她还是觉得衣裤的日常修补项目更好做一些。

“当初也没考察过这个市场，只是想着自己会做衣服，就试试看。”张女士告诉记者。随着客户增多，她才了解到附近也有几家修补店，但并未形成激烈竞争。“大家各凭手艺，客户也图个方便，就近选择。”对她而言，回头客是关键，服务满意才有下次生意。

不过即便生意最好的时候，一天能挣上一百多元已算多的，还是在抓紧时间加班的基础上。“坐着缝一天也累，”她无奈地笑笑，“要是有其他赚钱的门路，肯定就不干这个了。”

画像二 花甲老伯守摊近卅载 车棚小铺见证时代变迁

在檀树南区北门侧边，一间由70号楼底层车棚改造的临街小铺，已默默开了近三十年。

60多岁的童老伯是这里的“掌门人”。门面虽小，却“五脏俱全”：门口是配钥匙的招牌，走进去则堆满了自行车、电动车的零配件以及修鞋工具，仿佛讲述着岁月的沉淀。

1997年，童老伯租下这间铺子开了自行车的修理店。在那个自行车还是主要代步工具的时代，铺子因为毗邻多个居民区而生意红火。“补胎最常见，链条脱落、刹车失灵、更换零件……男女老少都来修车。”童老伯的回忆里带着往昔的热闹。

为适应需求，他自学了配钥匙和修鞋的手艺，逐渐丰富着店铺的功能。“技多不压身嘛。”随着时代发展，电动车取代了自行车成为主流，童老伯又摸索着自学，增添了电动车维修服务。虽然未必能解决复杂的线路问题，但补胎、换胎等基础维修不在话下。

二十八年过去，小铺依旧，生意却已不复当年盛景。“现在和以前比，差太多了。”童老伯平静地述说着。所幸每月五六百元的房租还是能够承受的，他也早已习惯了每一天的守店生活。清晨七点开门，傍晚六七点收工，日复一日。

“能做多少算多少，”这位花甲老人说，守着小铺，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。

画像三 身有残疾却“锁”定人生 舟山“配钥匙鼻祖”坚守半世纪

下午四点半，人民中路与小巷子岔口处的配钥匙摊位，69岁的刘满亮拿出从家里带来的保温桶，倒出简单的晚饭。这位脊背残疾的老人，已坚守配钥匙摊位近五十载。

“我是舟山配钥匙的鼻祖，没有比我更早的了。”刘满亮历数过往，话语中透着老手艺人的笃定。

初入行时，全凭一双手与锉刀作业，钥匙在金属摩擦声中渐渐成形。当年配一把钥匙两角多，而猪肉不过七角一斤；如今钥匙种类繁多，普通的甚至几十元一把的精工钥匙，都在他布满老茧的手中流转。经他手配制的钥匙，最远还到了马来西亚、美国。他不无骄傲地介绍，那些定居在外的舟山人，归乡后仍会特地找到他的摊位上来配钥匙。

严格意义上说，他的摊位所在的位置并不规范，但也因他身体残疾，有关部门都网开一面。时代更迭，摊位上方的大红招牌早已写满变迁。业务从先前单一的配钥匙，扩展至开保险箱、密码锁，兼修门锁、拉链、拷钮、钟表乃至电茶壶。小小的摊位上，还摆着数瓶矿泉水、可乐、冰红茶等茶饮，兼具小卖部的功能。

“在家待着也没事，”老人语气平淡，“过两年做不动了，也就不做了。”半个世纪的光阴里，他的锉刀锉出了钥匙的齿痕，也锉出了一座城市无法复制的记忆年轮。